

# 288年的等待

執筆 / 劉黃河 經理

288  
年

288年如果質諸短暫的有形生命，

——那固然是——一件奇蹟，

然而在不生不息的真實性命裡，

那祇不過是一小片段而已，

因此，她必須等待。

「等待」就像一座橋，

——連絡了兩個時間。

雖然，我們也都曾經是橋上客，

祇因為她的橋呀！

建向珍貴的彼岸…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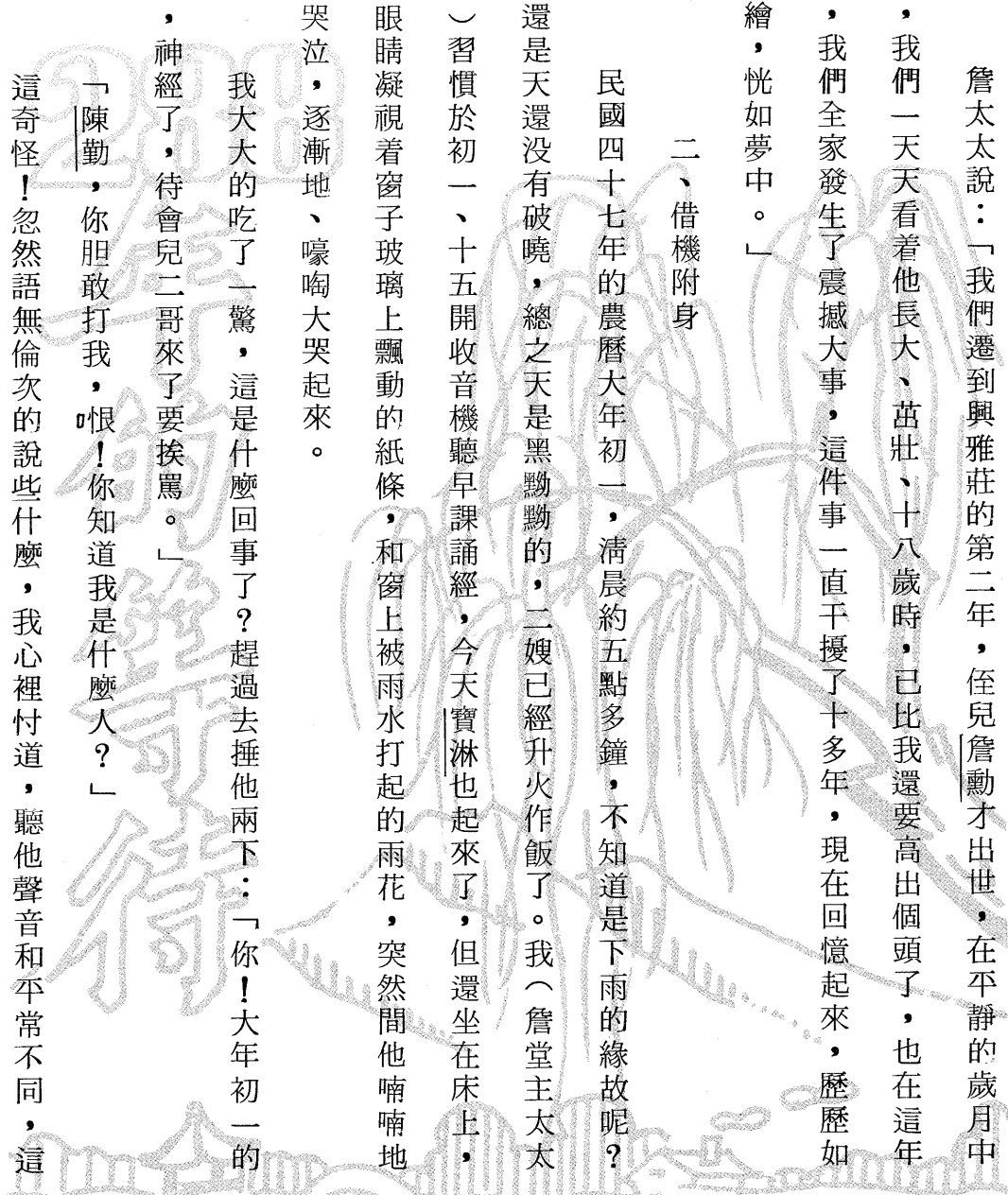


## 一、緣起（筆者自序）

松山街仔舊名錫口，位於台北盆地的東方，北臨基隆河，南面五獸山，就整個台北盆地來講，它的開發較晚，不過，松山區現在也是台北市區中，唯一最具有開發潛力的地方。

五獸山橫臥盆地的東邊，風景優美，山中寺廟林立，是人們早覺運動及登山健行的好去處。在虎形山下是一遍綿延沃野，地名興雅莊，良田阡陌，田舍稀疏。瑠公圳支流伸入這遍綠色的大地，灌溉田畝，圳邊有紅磚瓦厝，古老農莊，名大祐堂，堂主詹寶淋。在事變中，學家遷徙來這地方，屈指數來，經已三十個年頭了，他們早出晚歸，勤勉農事，和親睦鄰，敬神禮佛，是道地的厚道人家。

有一天，我和詹先生、詹太太（陳勤）閒聊，無意間談起一件往事——顏秀附身的真人真事，事後，我有好幾次想把這件事記錄下來的衝動，可是，我不尚寫作，再者，在科技昌明的今天，這件事說起來真會被人認為是「講古」，叫人難以置信。可是，對這件事我只要平鋪直述，不必多加渲染，事實已經證明，我們生活的世界，是多重性的。



詹太太說：「我們遷到興雅莊的第二年，侄兒詹勳才出世，在平靜的歲月中，我們一天天看着他長大、茁壯、十八歲時，已比我還要高出個頭了，也在這年，我們全家發生了震撼大事，這件事一直干擾了十多年，現在回憶起來，歷歷如繪，恍如夢中。」

## 二、借機附身

民國四十七年的農曆大年初一，清晨約五點多鐘，不知道是下雨的緣故呢？還是天還沒有破曉，總之天是黑黝黝的，二嫂已經升火作飯了。我（詹堂主太太）習慣於初一、十五開收音機聽早課誦經，今天寶淋也起來了，但還坐在床上，眼睛凝視着窗子玻璃上飄動的紙條，和窗上被雨水打起的雨花，突然間他喃喃地哭泣，逐漸地、嚎啕大哭起來。

我大大的吃了一驚，這是什麼回事了？趕過去捶他兩下：「你！大年初一的，神經了，待會兒二哥來了要挨罵。」

「陳勤，你胆敢打我，恨！你知道我是什麼人？」

這奇怪！忽然語無倫次的說些什麼，我心裡忖道，聽他聲音和平常不同，這

情形有點不對，敢情是神經病，不會的他從來沒有這種現象發生過，那又爲什麼？我心裡很快的在打轉，突然我下意識的覺得，這會不會就是俗語所說的乩生乩童，神祇來附身，乃強打着鎮靜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「我嗎！一手拿掃把，一手提狗肉」，我想一手拿掃把，一手提狗肉，這會是誰呢！我的心裡飛快地打轉，搜盡枯腸，也想不出這樣的一個人，忽然我猜想會不會是濟公活佛，不覺咀裡也喃喃道出。

「哈……」。他忽然肆意狂笑，好像很得意的樣子，既沒有承認也不否認，他說：「叫厝內的人都來，我有話要交待，快」。其實房門口早已經圍着十多人，大家正注視房裡這莫名其妙的一幕。

「你們知道爲什麼近年來，過年都下雨？」寶淋問著大家，不！應該說是神祇的附身在問，我心裡想，這個問題要問氣象台才對。他看大家沒有說話，於是面孔一整冷冷地說：「喂！就是大家的殺業太重了，知道嗎？喏！大家看，光這屋子內就掛着十幾隻雞鴨，所以上天不忍着，愁雲迷漫新年，唉呀，真見笑（丟臉），虧你們還是修道的人，真是見笑，附身（寶淋）舉起右手以不屑的表情在臉上羞了幾下，又說：「你們去叫顏添、有諒、良仔……：大家來，也拿沙盤來

。「現在大家更相信是神祇附身，都照吩咐去辦，詹勳把鋁果盤放些兒米，權充沙盤用，這裡預備好大家也都來到了，被附身的寶淋，雙眼還是發直地看窗上，沒有看看來人，可是大家到，他似乎很清楚地说：「我要開沙」。右手在果盤上畫圈圈，然後在圈內點一下，說：「你們明白這意思嗎？」他又說：「圓圈就是『道』這道字包羅天地和萬物，叫『道』大。中間一點藏在一切東西之中，天地萬物，有它才能生存，叫『道』小」。他的手還在畫，所以手指手掌灰黑一片，他說：「詹寶淋，真見笑，修道人也敢殺生」。雙手往臉上差，結果右手摸過的臉黑漆漆的（左邊臉白）變成「陰陽面」了，把大家弄得啼笑皆非，寶淋自己倒是若無其事，又在畫圓圈了「這又是什麼」？他問大家，我們沒有作聲。「哈哈：還不知道你們真有福氣，才能夠得大道，大道太寶貴了，有錢無處買哈！」。他似乎很開心也笑了很久，「大家要一起來修道，這圓圈就是團圓的意思，大家都修道，大家才能返回上天團圓，哈哈！否則，失去這個好機會，就太可惜了。」他面孔一整很正經的說「看我的臉又是什麼意思」？

「什麼意思」！詹勳好奇地問。

「嗨！我的臉半黑半白是什麼意思」？我正奇怪他怎麼知道臉半黑半白的。  
「什麼意思？能告訴我們嗎？」詹勳說。

「好！黑白代表道分陰陽，如人有善惡之分，現在正是善惡分班的時候了，善惡分班知道嗎？善人才能夠得道，真修的人，頭上放出白光、紅光，惡人的頭上有黑氣、青氣，好可怕呀！所以得道的人，要努力修道，千萬不要失去這個好機會。」說到這裡，寶淋漸漸的垂下雙手，兩眼也微微地閉起來，忽然睜大眼睛，看到床前圍着家裡大小和鄰居朋友，他楞住了，莫名其妙的問大家「什麼代誌」？（什麼事情）？

「現在沒有事了」良伯說着，就先往外走，寶淋也下床整衣，在大鏡前看到自己的花臉，先是一怔，回頭來問我「到底是怎麼回事」，我看他對剛才所發生的事是一無所知了。事後我告訴了他，他覺得非常的難為情。

當時，我們很希望能瞭解到底是何方神祇來附身，就以他所說的話而論，倒是善意。當時鄰居也有人以為這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掛心所引起，可是，寶淋當時並沒有睡，何來之夢怪哉！

※ ※ ※ ※ ※

十多天後的一個下午七點多，阿清在大門口很清楚地看見有個穿黑袍的人，快步跑進大廳，一閃而逝，阿清還來不及叫我，已經看見他的父親——寶淋很快的踩着一車子梢水回來，車子停在院子，洗臉盛飯，還沒有來得及吃，又自言自語的說：「詹寶淋，唷！踩著一車子的餿水，不只百來斤，在南京東路那兒慢慢的踩呀踩，喂！我馬上把他拿回來」。寶淋的表情和上一次一樣，兩眼直瞪前面。

我嚇了一跳，糟糕，又來附身了，他說把寶淋拿回來是不是鈎寶淋的靈魂回來，我心裡想着。

他又說「你們不相信！好，你們自己問問他。」他好像和別人在辯解。「剛才路過五分埔的時候，有一個道親在麪攤上飲酒配豬肉，吃得津津有味，嗨！真是可憐，他還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罪」。寶淋說到這裡，眼眶紅了，淚盈盈的，過了一會，他逐漸閉上雙眼，嚇然清醒。

事後他說那天從南京東路要回來，突然眼前昏黑全身無力，說也奇怪車子確自己會跑，很快的就到家裡了。速度比平常快很多，在五分埔路邊喝酒吃肉的道

親，事後也證明確實。

※ ※ ※ ※ ※

過了很久的時間，有一天下午七、八點鐘，張政忠和詹美、詹勳、寶淋等幾個人正在大廳釘開砂文，寶淋說他很累，詹美說「三叔先去休息吧。」寶淋的呵欠連連，忽然他的聲音變得和平常大不相同：「張先生（指政忠），你真誠心，好好哈哈……」這附身的神祇一到高興，總是哈哈大笑一番，「張先生你修得很好，真是難得，看你毫光已經罩面了，你知道爲什麼嗎」，他停了一下看看張先生，張政忠搖搖頭，寶淋（附身）又說：「你以前講孝經的功德太大了，須知天不能言假人言，人代天宣法流行，看你們的毫光已經罩面了」，他流露出羨慕的神情：「所以張先生，要更憤發努力，大家也應該多多的向他學習」。寶淋說到這裡，閉上雙眼，隨即悠悠地醒來。

談到目前爲止，我們還不知道附身的是何方神祇，有人以爲是師尊、濟公老師？抑或其他？可是，爲什麼他就不肯定的承認，因此有人不以爲然，難道會是……（請接下回）